

在两条道路上

馬烽等著



作家出版社

內 容 說 明

本書包括五个短篇，都是反映农业合作化后两条道路的斗争的。例如“三年早知道”，是写一个有资本主义思想的中农，参加合作社后逐渐转变的过程。“好人田木瓜”写一个“怕事”的中农，从来不敢得罪任何人，偏偏遇着一件破坏合作社的事件，经过一番内心的艰苦斗争，终于告发了坏人。“伤疤的故事”是写亲兄弟两个，为入合作社分了家；哥哥最后走上投机倒把放高利贷、破坏合作化的道路；弟弟为了社的利益，要揭发哥哥，几乎被哥哥用铁锹劈死。

在两条道路上

馬 烽 等 著
李維祺 馬斯滿等插图

*

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朝陽門內大街320号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57号

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发行

*

字数62,000 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3 $\frac{7}{16}$ 插頁2

1958年11月北京第1版 1958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0001—28000册

統一書号: 10020·1077

定 价 (2) 0.24 元

目 次

三年早知道	馬 烽(1)
好入田木瓜	束 为(25)
伤疤的故事	孙 謙(40)
姑娘的秘密	西 戎(70)
长院奶奶	韓文洲(92)

三年早知道

馬 烽

在去甄家庄的路上，我脑子里不断地胡猜乱想：来罢这村里已经有四年了，这些年来村里有没有什么新的变化？那些熟人们是否还认识我？饲养员赵大叔如今还健在吗？……

秋收已近尾声，田野里一片深秋的景色。我也顾不得欣赏沿途的风景，只是飞快地骑着自行车赶路，恨不得一下子能飞到甄家庄。

过了红豆庄，只见前边出现了一条新修的大水渠，远远看见渠堰旁有三四个人，忙忙碌碌不知在干什么。等走近了才看清，原来他们在堵堰上的窟窿。我推着自行车刚要上桥，忽然有个人向我高声叫道：

“哦！你是老马吧？好几年没见了。”说着朝我跑了过来，我也忙停住了脚步。

这人有四十来岁，细长个子，薄嘴唇，尖下颏，戴着一副铜腿子古式茶镜，鞋袜裤腿上溅满了泥浆。看起来有点面熟，好象在哪里见过，可是一下子怎么也想不起来了。他三两步就跑到我跟前，热情地和我握手。我随口问道：“这条渠是新修的吗？”

“是啊，今天这是第一天放水。”他說，“你是到我們村里去嗎？好，晚上談。”

我一面和他握手應酬；一面腦子里仍在苦苦思索：听說話的口气象是甄家庄的，可他是誰？叫什么名字？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。当我下了桥，跨上自行車的时候，忽听他向其余的人說道：

“走，咱們再到东边去檢查一下。我早就知道新渠不……”

下半句話沒听见，可是一听“早就知道”这四个字，我猛然想起这个人来了：他是甄家庄农业社的赵滿囤嘛，怪不得这么面熟呢。提起赵滿囤，我想起了关于他的好多故事，这人可真算得上是个人物！

赵滿囤綽号叫“三年早知道”。“三年早知道”是早年间，腊月里卖的一种木板印的春牛图，因为上边附帶印着三年的农历，俗称“三年早知道”。至于赵滿囤为什么得了这么个綽号？其中有个緣故：

这人有点小聪明，很会理家过日子。什么事都比别人盘算的周到，干什么都吃不了亏。春天种地，他能看出今年谷子丰收还是高粱丰收；农闲做小买卖，他能看出今年贩水果能賺錢还是卖菜有利……这些估計虽然不是绝对保險，但也八九不离十。这人脑筋灵活，交游广，知道的事情也比一般老实农民多，因此常常爱在人前头卖弄卖弄。不管人們談說什麼——牛經馬經也罢，国家大事

也罷，甚至連相面看風鑑這類事，他也能插上嘴，一說一大套。好像什麼事他都知道。其實也不一定，有時候是故意冒充內行，胡謔亂扯蒙人，有時候也免不了露馬脚鬧笑話。有一年他和一些年輕小伙子們，從離村五里的紅豆庄看完夜戲回來，一路上談論“明公斷”那出戲，大家都贊嘆包公如何公正，如何鉄面无私；他為了表示自己見多識廣，忙插嘴道：“那还用說，包公要沒有這兩下子，唐明皇還能封他做宰相？”誰知這話被跟在後邊的趙大叔聽見了，趙大叔是有名的戲迷，也可以說是甄家庄的歷史學家。雖然他沒讀過綱鑑，可是對什麼“三國”、“水滸”、“包公案”、“五女興唐”、“楊家將”這類歷史故事，背得滾瓜爛熟。當時聽了趙滿囤的議論，笑着說：“嗨，真有本事，把宋朝的人弄到唐朝去作宰相啦？”趙滿囤一听露了餡子，忙自我解嘲道：“反正唐朝離宋朝也沒有多远。”

趙滿囤不只是遇事愛發表“高論”，而且好像他有先見之明，一切變化都在他意料之內，一件事辦好了，他總是說：“我早就知道能弄成？”一件事辦糟了，他又說：“我早就知道鬧不好！”慢慢地，“早就知道”這句話，變成他的口頭語了，因此人們就送給了他那麼個綽號。

“三年早知道”是甄家庄農業社最老的社員。一九五一年春天農業社剛成立時候就有趙滿囤。他入社誰也沒動員過，完全是自動報的名，當時村里人都覺得奇怪，誰都沒想到他會報名入社。因為當時入社的八戶人家，都是貧農和土改後的新中農，而他却是老戶中農。而且當

村里醞釀成立农业社的时候,他到处說坏話,直到八戶人家开成立会的前一天,他还在街上人群里說:“亲弟兄还分家离戶咧,七家八戶合在一起,我看他們是找倒霉哩!”可是第二天晚上,农业社开成立会的时候他报名入社了。开头人們以为他是开玩笑,随后見他在入社申請書上按上了指印,并且把一头騾子、一头驢也拉到了公槽上,大家才相信他是真的入社了。这件事在村里議論了很久,誰也弄不清他葫蘆里卖的什么葯。后来从他老婆嘴里才弄清了这个秘密,原来他入社虽然是自报的,可不是自愿的。在农业社成立的那天上午,他接到他兄弟的一封信。他兄弟参加解放軍已經好几年了。前些时就連着給他写过几封信,劝他入社。这封信的口气更硬了,信上最后写道:“如果你不入社,咱們倆分家,把我那份财产入到社里。”赵滿囤接到这封信,整整苦恼了一下午,思前想后,觉得分家更不合算,他老婆和女儿也劝說他,于是咬了咬牙狠了狠心:入!

赵滿囤入了社,也給社里带来了不少麻煩。他是老社員,也是全社最落后的社員,耍奸取巧的手腕比誰都高,那些事情听起来,真叫人哭笑不得。

一开头社里分配他当飼养員,因为他对喂牲口还有点經驗。抗战胜利那一年,他用三斗小米买了一头小驢駒,剛买来时还没牛犢大,瘦得象副骨头架子。村里人都說活不了,可是他喂了不到三年,驢长得又高又壮,并且还生了一头騾駒子。后来每逢人們提起这件事,他总是

得意地說：“我早就知道有这么个結果。喂牲口么，全凭人下辛苦咧！”他确实在这两头牲口身上下了不少辛苦，比对他小孩都耐心周到。讓这样的人来当飼养員，当时大家都認為很合适，可是，誰知他一上任問題就来了。社里的黑板报上，曾經登过这样一首快板：

牛馬騾驢同訴苦，
飼养員白賺六分五。
騾驢馬混槽喂，
你踢它咬乱动武。
草不篩，料不煮，
半槽干草半槽土。
圈里从来不打掃，
套包破了也不补。
牲口瘦得皮包骨，
走路得把拐棍挂。
他的騾驢另槽喂，
住的地方象王府。
精草精料小灶飯，
又肥又壯賽如虎。
一样牲畜两样待，
甜的甜来苦的苦。
就照这样受折磨，
不如趁早散了伙。

他喂了不到半年，社員們的意見可多了。后来社里

开会把他好好批評了一頓，撤了他的职，另换了別人。把他調去赶大車，并且把他的两头牲口換去拉車。当时人們想，这下可就把他制住了。誰知这样反而对他更有利了，他趁着赶車送公粮、跑运输的机会，稍带做起小买卖来了。今天从城里带回几斤酒来，明天又从城里捎回几条烟来。路上遇到个把客人带带脚，块二八毛也就装到腰包里了。这年冬天有一回去拉炭，半路上路过个鎮子，他見集上猪娃仔很便宜，他早就想买个母猪喂养，可巧这天自己沒带錢，当时他竟然用社里的炭本买了口小母猪，赶着空車回来了。回来后，他告社长說：“李家岔村外的桥塌了，过不去，我早就知道今天要白跑一趟。”不久这些事就給查清了。社里开了斗争会，他受了記过、撤职处分。从这以后，赵滿囤就参加了田間劳动。从这以后，也就給生产队长們添了不少麻煩。关于他这方面的事，社員們曾給他編了一首快板：

赵滿囤，思想坏，
劳动态度实在賴。
碰到重活装肚疼，
自留地里去种菜。
專門挑着做輕活，
不管質量只图快。
撒粪三鍬撒一堆，
鋤过的地里草还在。
割麦丢的比收的多，

你說奇怪不奇怪。

社里庄稼种不好，

大家跟上你受害！

赵滿囤挑肥揀瘦，耍奸取巧的事，說也說不完。队里也經常开会对他进行批評，可是一点事也不济。赵滿囤对批評有两套办法，一套是用开玩笑頂回去：譬如大家批評他每天上地迟到，他不檢討，也不反駁，而是嘻皮笑臉的說：“嗨！可見你們都沒看过戏，从来好把式都是最后才出台哩！”另外一套办法是全部包下来，不管別人說什麼，他不辯解，也不生气，总是說：“咱完全接受。”可是散了会一出門，他的話就多了：“哼！我搶工分！誰不想多賺几个劳动日？你們口口声声以社为家，为啥不白給社里劳动？！”“就是地里长金子，賺不下劳动日，还不是干瞪眼分不上！”他在全社三个生产队里都待过，那个队也不想要他，队长們誰对他也沒办法，大家叫他“头痛社員”。人們也給他編了一首快板：

“头痛社員”光說嘴，

受批評好象喝凉水。

会上滿口說“接受”，

会后从来不改悔。

一九五三年秋天，我来这里還沒住了三天，就听人們講了赵滿囤的好多这一类的材料。特別是飼养員赵大叔，一提起赵滿囤，总是生气地說：“幸亏社里就这么个奸滑鬼，要多有几个，非把江山攪乱不可。”后来我和赵滿

國漸漸熟悉了以後，覺得這人並不象人們傳說的那樣壞，我曾經同他一塊上地割過玉菱杆，打過土塊，他勞動起來勁頭還是滿大的，碰到玉菱杆上有一半穗小玉菱，他都要掰下來放在一起。比其他一些青年小伙子們細致得多。另外這人還有個特點：愛說愛鬧。將近四十歲的人了，還常常和小伙子們逗嘴開玩笑。同他一塊勞動，一點也不覺累，經常逗得大家嘻嘻哈哈。每天總是不知不覺就到收工時候了。我心里很納悶：這究竟是他故意在我面前裝樣子呢？還是趙大叔的話不可靠？有天晚上，我和社長甄明山談起了趙滿國，甄明山說：“這人過去是很落后，大家說他的那些話，一點也不夸大。剛入社那二年，恨不得社快點垮了呢。不過近半年，有不小進步。好壞總是三年的老社員了。就是塊石頭，怀里抱了三年也溫熱了。”趙滿國的老婆胡鳳英也說滿國近年來變了。

有次給我派飯派到了他家里。他家院子不大，可是什麼都齊全，住人的房、馬棚、豬圈、羊欄、茅房樣樣不缺，家里收拾得整齊齊齊。他老婆和他歲數差不多，又高又胖，也是個愛說愛笑的人。有一個兒子在鎮上完小里念書，另外還有一個沒出嫁的女兒。

那天我因為社里有事去的晚點，滿國已經吃完飯上地去了。我一面吃飯，一面和她閑談，後來不知怎麼就談起了她丈夫，她說：

“你大概也听人們說了，他是社里有名的落后分子，是不是？”

我笑着点了点头，她接着說：“剛入社那年，比現在更落后，一回到家就罵合作社：‘不知道什么人兴下这么个鬼办法。咱老二也跟上鬼了，逼着咱上望乡台。’夜里說夢話也是这一套，有次大声說：‘你减省点过日子，明年咱再买二亩地。’我把他推醒問他講什么，他叹了口气說：‘唉！买个吊！’那时候，他入入社了心可沒入。后来社里經常开会批評他，会上受了批評回家就和我生气。”她停了一下又說：“如今好多了。連着好几年，每年分紅下来并不比单干吃亏，他这才放心了。如今只不过是隔几天回来算算賺了多少工分。好久沒挨批評了。”

这次我听了他老婆的話，才知道赵滿囤現在真的是进步了。誰知不久——就在我离开这里的前几天，赵滿囤又发生問題了。

这时秋收早已結束，社里正在开展一个打井运动，計划在地冻以前要打五眼井。赵滿囤对打井多少有点經驗，入社前他家地里的井，就是他亲自領導打的，那眼井水又好又旺。因而这回担任了社里的打井技术指导。这人也真有两下子，看地势，开井口，一切准备工作都是他負責，工作安排的头头是道。开始打井的第三天，社里的黑板报正打算要表揚他。这时打井遇到了流沙，派人回村来找赵滿囤，全村都沒找到。問他老婆胡凤英，她也不知道，只是說天不明就急急忙忙走了。社务委員們很生气，打井正需要他，可他偏偏扔下工作走了。直到第二天天黑他才回到村里来，一回来就跑到办公室来認錯。当时办

公室里正有好多人在討論治流沙的事，見他進來，都追問他上哪里去了？趙滿囤支吾了半天，才說出是到西山上販棗去來。這下可把人們氣壞了。大家都批評他，你一言我一語，誰也聽不清誰在說什麼。趙滿囤低著頭，蹲在地上只顧吸煙，等大家安靜下來之後，他站起來說：

“我知道我錯了，犯這個錯也是一時鬼迷心了。那天晚上收工回來，一進村碰上太平莊一個朋友，剛從西山上販棗子回來，聽他說五六分錢一斤。我想到‘腊八’總得漲到一毛多，弄回百把斤來，不費事就能賺五六塊。過年的花消盡够了。我想，反正打井的事已經安排好了，忙里偷閑……”

這時飼養員趙大叔正提著馬燈進來添油，沒等他說完就搶著說道：“你的算盤打的實在周到，你的腦筋也真活動，可是你就不會替社里打算打算！”

社長甄明山接著說道：“社里派你當技術員，這就說明社里對你很信任，大家對你抱著很大希望。可你扔下工作做小買賣去了，你自己當然很合算，兩天就能賺五六塊錢，可是要知道打井停了兩天，耽擱多少人工？損失有多大？你想過這個問題沒有？算過這筆賬沒有？你可以丟開工作去賺現錢，別人也照你這樣，井還打不打？甄二明是新社員，為了怕耽誤打井，老丈人做六十大壽都沒去，而你是老社員，是打井的負責人，竟會做出這樣的事來！”

甄明山講得很激動，臉都漲紅了。屋子裡一點响動也沒有。趙滿囤蹲在桌子旁邊，低著頭一句話也不說。手



指間夾着根紙烟，帶着很长一截烟灰，他也不吸，也不滅掉，就那樣讓它慢慢燃着。甄明山停了停，接着又說道：“你入社是硬着頭皮入進來的，你入了社吃虧了沒有！比你自已單干時候強還是差？你自己心里也明白。今夏天下雹子，偏偏把你入社的那十畝好地打了，要在往年間，遭了這麼重的災，你能不能分到這麼多糧？你七月間得了急病，社員們連夜淋着雨給你請來醫生，又連夜淋着雨把你抬到醫院里，沒賺你一個錢，沒吃你一口飯。這事你記得不記得？再說你吃葯打針花下一百多，沒錢社里替你墊上了；要在舊社會，不要說地里遭了災，就算好年景，你能不能馬上拿出這麼一大筆現款來？就算你是理家過日子的能手，你不賣房，也得賣地。大家為啥要這樣關心

你？社里为啥要这样照顾你？因为你是农业社社员，是这个大家庭里的人。可是你替这个大家庭出了多少力量？你脑子里有没有这个大家庭？”

甄明山说完，赵满囤抬起头来，用湿润的眼睛向众人望了望，低声说道：

“我知道我错了，我没有忘了农业社对我的好处，我也想把农业社搞好，可就是私心还在，一听说贩卖能赚钱，就光想自己家里的事了……我愿意受处分。”

赵满囤说得很诚恳，大家也就再没讲什么。这时他闺女来叫他吃饭，社长让他先回去；问题以后再说，他应了一声走出去了。

赵大叔忙在我耳旁低声说：“你听着，出门就要骂了。”

他的话引起了我的好奇心，我悄悄跟在赵满囤身后走出来。院子里很黑，他迈着沉重的脚步走着，烟头上的火光一明一灭。我一直跟到大门外，只听他闺女不满地说道：“爹，看你办的这些事，真够丢人的了！”赵满囤没回嘴，长叹了口气走了，不知是怨恨自己，还是怨恨别人。

第二天我就离开了甄家庄，赵满囤以后究竟变得怎么样，我就知道了。

我一路上想着赵满囤的那些事，不知不觉来到了甄家庄，只见村外新栽了许多柳树，村子包围在柳树丛中，只能从树枝间看到一些房顶屋角。我记得这里曾经是一

片不能种庄稼的下湿地，没想到四年功夫变成这个样子。我骑着车子从柳林中穿过，一进村就看到路两旁出现了好多新的房屋，打麦场上柴草堆积如山，路上也满是茅草树叶，村子里安安静静，在街上没碰到一个人。

农业社管理委员会还在老地方，门口挂着一块“三联高级农业合作社”的牌子。我推着自行车走进院子里，只见西屋台阶上坐着一个老头，戴着副老花镜，低着头在缝补口袋。听到车子响，他抬起头来，我一看，原来是赵大叔，我高兴地叫道：“赵大叔，你好哇！”

他望了我一眼，忽然惊喜地说道：“荷，是你呀！真没想到你会来。”他忙扔下手里的活，一拐一拐地跑过来和我握手，我问他腿怎么了。他说：“人在家中坐，祸从天上来，今年春天社里买来四种马，犒劳了一蹄子，不想一蹄子就踢成了保管员。”他见我用疑问的眼光望着他，忙解释道：“咱社长甄明山见我腿拐了，说：‘当饲养员算没你的份了，当保管员吧。’我说：‘保管就保管，反正咱已经不能跑跳了，秃子当和尚，正好将就了材料。’只要有活干，总比坐下白吃饭强。”他边帮我解行李，边说道：“如今咱们的家务可闹大了。你来的那年，全社只有五十二户人家，是吧？现在是五百多户人家的高级社，红豆庄、太平庄和咱们村都联到一起了……快回屋里去坐吧。”

我抱着行李跟他走进了办公室，办公室里还是那个老样子，只是墙上多了一些图表和锦旗，安装了一部电话。有一个我不认识的小伙子，正坐在靠窗户的桌子旁

整理各种表格。赵大叔給我們互相介紹了一下，說这是練習會計刘斌。我問他原来的會計秀英現在做什么？他說：“現在是社里的總會計，今天到城里棉花收購站結算賬目去了。你知道，今年光棉花就賣給國家十二萬斤。”

我問他秋收完了沒有，他說：“如今地里正忙得馬蹶車哩，割玉菱杆，摘殘花，拾糧食，澆地……几样工作一齐來，男女老少總動員，社干部們都下地了。家里只留下我們一老一小兩個人守城了。”接着他用沙啞的嗓子唱道：“你看我城里城外，上上下下，左左右右，前前后后，只有我們兩個人嚶嚶嚶……怎么样？象不象个丁果仙①？”

小會計刘斌說：“丁果仙聽見一定拜你为师。”

赵大叔說：“不好，我又不賣票。”他給我倒了一杯水，就出去了。刘斌對我說：“赵大叔这人真有意思。”忽然又問道：“‘飼養員赵大叔’那篇文章是你写的吧？我在学校里讀过。”我点了点头，問他住过什么学校。他說是初中，去年才毕业。并告我說他家是太平庄的，原来在队里劳动，今夏天才調到管理委员会來。我們正說話，赵大叔抱着那些破口袋進來了。對我說：“你就住在办公室吧，吃飯在供銷社，剛才我已經告给人家了。供銷社就在赵滿園家隔壁，新盖的五間門面。”我忙問道：“赵滿園現在怎么样？”

“赵滿園，七字两点，抖(斗)出灣來了，如今是社里的水利委員，干得滿不錯。你沒想到吧，我也沒想到。从前

① [丁果仙]是山西的名演員。